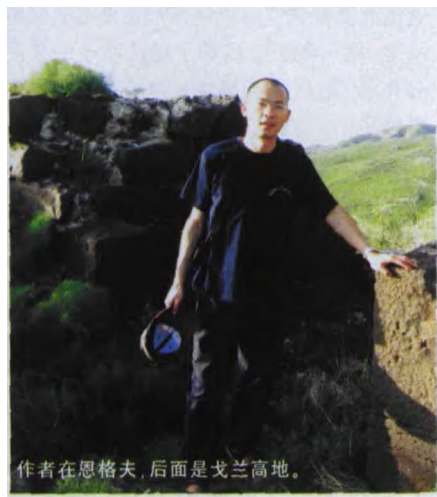




体验沙漠中的乌托邦

——以色列基布兹漫谈

王震 | Wang Zhen



作者在恩格夫，后面是戈兰高地。

去年11月，我参加中国-以色列政府间交流访问项目，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进行为期8个月的交流访问。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湖畔的恩格夫基布兹(Eingav Kibbutz)做了3周志愿者，这段独特的经历使我以对以色列的基布兹有了全新的认识。

到基布兹当志愿者

基布兹(Kibbutz)是希伯来语的音译，意为“集体”或“汇聚”，它是一种建立在财

产公有和社员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模式。就其建立的原则来说，和我们当年的“人民公社”不乏相似之处，所以国内不少人直接称之为以色列的“人民公社”或“集体农庄”，这也正是我要慕名前往的一个原因所在。

在基布兹，所有的志愿者都是不计报酬地工作，但是基布兹会给志愿者一定的零花钱，一般每月100美元左右，这要视各个基布兹的情况而定。因为我是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来做志愿者的，时间较短，所以这里只给我提供免费的食宿。我在这里的工作其实很简单，早上七点到洗衣房，和同事们一起把洗过的被单叠好，然后用大型的滚压机烫平打包，或是把洗好的毛巾叠好，打包后送到基布兹的饭店或者度假村去。我们通常下午两点下班，遇到安息日，中午工作就结束了。我所在的恩格夫基布兹同时拥有加利利湖和戈兰高地，并与有名的太巴列市相邻，面前的加利利湖盛产一种《圣经》传说中的“圣彼得鱼”，背后戈兰高地的红酒更是远近闻名，可谓“名胜”与“美味”同在，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都吸引了大量游客来此游玩。当然，也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志愿者，或是来体验生活，或是来打工度假，也有一些是旅游途中来玩上一把，顺便挣点零花钱。

恩格夫基布兹并不很大，步行20分钟就可以把整个村落走个遍。但是里面却俨然是一个“五脏俱全”的社区，食堂、学校、银行、诊所、托儿所、博物馆、档案馆等应有尽有，这还不包括那些用于对外营利的酒吧、咖啡馆、饭店、度假村等。在基布兹内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比较自由地选择岗位，工作似乎更多地变成了一种生活的调色品。由于住房、食物由基布兹统一提供，衣服集中清洗，孩子由基布兹统一看管，每个人都能够极大地从家务中解脱出来。最让人难忘的也许就是基布兹的教育系统，根据年龄的不同，基布兹的孩子们被分别送到托儿所、小幼儿园、大幼儿园，然后是学校，基布兹对少儿教育的重视恐怕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多见。我曾经到过基布兹的学校，面积不算很大，提供着各阶段的中学教育和成人教育。不过听说因为缺少经费，学校正面临着被关闭的危险。

消散中的乌托邦

在恩格夫基布兹，这段时间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私有化。可是一旦谈论起一些细节问题的时候，他们似乎又不大愿意和我这个“外来人”说太多。据说恩格夫将会有新的私有化政策出台，具体来说就是今后每个人的工资水平将不再是整齐划一的，每个不同的岗位将会有不同的工资，每个人将根据不同的能力水平选择自己的岗位。

工作人员曾带我去找一位知识渊博的老人，老人有许多关于这个基布兹的故事。这位叫雅厄尔的老人是一位坚定的基布兹主义者，他从基布兹的建立到现在

都一直生活在这里。老人告诉我,基布兹的私有化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最早的基布兹是绝对平等的,大家的住房、食物、衣服都是一样的。后来,开始针对一些人的要求进行调整。比如,一开始大家都穿着完全一样的衣服,区别只在于服装的型号。慢慢地有人希望穿有点个性的衣服,所以衣服就开始由各个家庭自己准备,只是由基布兹统一清洗。还有就是家庭厨房的悄悄出现,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基布兹成立之初,所有的社员都统一在食堂就餐,包括安息日的饮食、饭后的咖啡,以及平日里接待外来的宾客。但是慢慢地有人觉得,在冬夜去食堂喝咖啡似乎并不方便,于是餐饮领域也开始了改革的进程。食堂依然保留,只是去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即使在传统的聚会日——安息日,去食堂就餐的人也不会超过十分之一。就是在食堂用餐,也需要排队刷卡,利用个人账户上的资金结算,年终的盈余自然可以由每个家庭自由支配,这无疑是对以前基布兹内部不使用货币原则的一个极大挑战。基布兹的公共食堂设施绝对都是一流的,平时作为公共用餐的地方,周末作为社员大会或者一些文娱活动的场所。

老人还告诉我,恩格夫现在有500人左右,其中正式社员大约有210人,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共有70个,另有一百多人是外来劳工,其余则是一些志愿者和游客。实际上,大部分的基布兹社员现在基本上都已不再从事农业体力劳动,而是在度假村、农场、饭店、咖啡馆、旅游商店等处从事管理工作,那些农活主要是由来自泰国等地的

劳工来完成。在这里,崇尚“社会主义”原则的基布兹反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的榨取者。基布兹内部虽然在按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运行,但是就其整体而言,也只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分子而已,无法摆脱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铁律。

对基布兹而言,最为可怕的挑战来自人才的流失。在基布兹,孩子长到18岁时,即自动成为基布兹的社员,享受作为社员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然而由于许多年轻人服完兵役之后,往往会去念大学,或者去大城市工作。如果是念大学,基布兹会供养他们直到30岁时为止;如果是外出工作,那么需要向基布兹交回所有的收入,除非退出基布兹,放弃作为基布兹社员的资格。实际上,很多年轻人出去之后就再也不回来了,他们更多地选择了大城市而不是基布兹来作为自己的发展平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基布兹自然已经无法“独善其身”了。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无论是抱负也好,欲望也罢,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市场要素,在市场中徘徊流动,寻求自身利益和价值的最大化。而那些基布兹的创建者们所一直梦想并不断追求的“乌托邦”,则越来越像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正在这片沙漠中慢慢消散。

追梦者的遗憾

从1909年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Degania)的建立算起,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基布兹从无到有地不断发展壮大,甚至一度在以色列的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直到今天以色列仍有大约300多个基布兹社区。更为重要的是,基布兹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与社会组织模式,帮助这个国家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据统计,以色列政府和军队领导人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基布兹或曾为基布兹的社员,高级专业人才中也有30%左右来自各地的基布兹。

从历史上看,基布兹作为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并非以色列所独有。但



恩格夫内的志愿者俱乐部

只有以色列成功地将这种设想付诸于实践,并延续至今。因为他们具备了两个条件:首先是以色列建国前后恶劣而独特的生存环境。建国前,这里是一片沙漠和荒野,恶劣的环境使任何人都无法单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来。建国后,以色列四面临敌,不少基布兹都曾屡遭兵劫,他们只有以集体的形式才可以抵御外部的攻击,进行战后重建。其次是因为他们做到了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和自愿。基布兹是基于纯粹自愿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每个置身其中的社员都是自由、平等的,任何重大的决定都由社员大会表决,正式社员一人一票。这种宽松的环境让每个社员都能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在感受“人人为我”的同时,去努力做到“我为人人”。

一定意义上说,基布兹也是历史的产物,早期那些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不仅身怀复国主义的理念,也深受空想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历史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前进,如今以色列面临的内外环境早已今非昔比。基布兹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完成,因为自给自足早已不再是基布兹的最终目标,基布兹人也早已用不着枕戈待旦,志忑度日了。而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所有的一切都要由市场和价值来决定,所有的一切都要遵循“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也许“基布兹”这个名词未来仍将继续被人们使用,但是它所代表的内涵一定会有所不同,就像今日的基布兹和二十年前的基布兹已经难以相提并论一样。

在我的床头,一位志愿者这样写道:“世界上原本就没有天堂,你也许会说我是一个追梦者,但是我既不是第一个,也永远不会是最后一个。”是啊,只要梦还在,就会一直有人追下去的。■



基布兹的幼儿园